

北海文史

第七辑

回忆陈铭枢先生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

莫雨玑

1929年至1930年间，陈铭枢先生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我在省府主席室工作，年仅十八岁，半工半读，日间在省府工作，夜间入广州大学读书。当时陈铭枢主席对我的生活很照顾，每月除津贴膳食外，每学期还补助学杂费用，使我既能做好工作，又能安心读书。他这种乐助青年上进的美德，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还有一件事是值得追述的。我在省府工作期间，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主任罗常培先生对我学习非常关切。除指导我各种学习方法之外，在他决定离开中山大学转往北京大学任教时，特介绍语言研究所练习生姚逸之与我交朋友。姚英文较好，能做翻译工作。他主动给我补习英语，每周上课三次。这样日子久了，我们交情很融洽。有一天，姚逸之坦白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在湖南闹革命时，曾杀过地主阶级人物，现闻当局要追捕他。因而与我商量避难之计。姚知我和王叔平有感情。王先生和罗常培先生也是好友，他想王叔平助他一把力，但姚却不认识王先生。后来我把当时姚逸之的详细情况告诉王叔平，请求他解救。王先生听了对我说，这事考虑一下，再作打算，目下不必惊慌。不意事隔几日后，公安局便于晚间深夜派出警探十余人包围东山龟岗三马路姚逸之的住处，将他捕去。我得知此事后，即告识王叔平先生设法营救。过后王先生仔细调查，得知此案是湖南省主席密电广东省当局拘捕归案的，事情非同一般，颇为棘手，使我十分震惊。我束手无策，只有将我与姚逸之的交情和罗常培先生介绍我与姚的关系，反复说明，请求王叔平先生转求陈铭枢主席设法营救。事情经过约三个星期，姚逸之终于获救。王叔平和我同车到公安局将姚逸之保释出狱。我随即打发姚逸之离开广州，转往北方避难。后来他化名陶子谦，到山东一间中学教书，并有时和我通信。大约一年多以后他和我才断绝音讯。此事罗常培先生曾来信称道。想当时我是一个无名青年，人微言轻，对友人是无能帮助的，幸得王叔平先生仗义执言，更得到陈铭枢主席对进步青年的关心爱护，均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是他以国民党在职人士释放共产党员的一件逸

事，是可以纪念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下放到干校锻炼，在审查我的历史时，我曾交代过这件事。事后领导告诉我，姚都现已不在。我对姚逸之生平际遇，不大了解，这些经过不过是我一生生活的小波澜而已。我在《闲居吟草》中，曾有怀念王叔平诗：

其一

弱冠曾叨厚爱深，蹉跎岁月仰德钦，
扶危济困高风在，道义相孚一片心。

其二

勉仁精舍养其真，为国辛劳不顾身；
鱼水相欢成美事，天年有限志难申。

诗中“扶危济困”和“成美事”，指的是搭救姚逸之的事。我又在《吟草》中还有怀念《真公》诗一首：

早岁曾蒙爱护情、蝥螳国事动戈兵；
内忧外患心神瘁，暴雨狂风盼转晴。

(本文作者系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属下，现在广东省参事室任职。)